

# 回不去的时光

## 2 父亲去世

毫无憧憬地,我开始了中专生活。在班上,我依旧是班长,还兼着社团的工作,日子倒也过得充实自在。

有一天,高一届的师兄师姐们毕业,我们一起聚餐饯行。那天,不知道为什么,不胜酒力的我,喝了很多酒,仿佛要浇灭心中莫名的烦躁和压抑。

聚餐结束,回到宿舍,我倒头就睡。迷迷糊糊中,我被一个亲戚叫起来,带上了车。酒意未醒,睡意阑珊,一路车子颠簸,我预感到家里出事了。回到家,我才知道,父亲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。

处理好父亲的后事,回到学校,稀里糊

涂过了一学期,转眼毕业,面临着就业。奈何人走茶凉,原本父亲帮我说好的一家事业单位,因为父亲的去世,变卦了。我不得不拿着一堆上学时的奖状,一个人出去闯荡。

我在外地找到一家不错的企业工作,可是母亲喊我回来,她说女儿在身边安心。我想家已经不完整了,但那里有母亲和妹妹,就辞职了。

我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临时工,这一做就是十几年。这十几年里发生了很多事,父亲的公司,由母亲转给了舅舅。都是一家人,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,可是母亲很少跟我们讲起这些事。

## 3 神志不清的母亲

父亲去世后五年,母亲因为随意更换高血压的药,倒在了家中。邻居发现,把她送到医院救治。从医院出来后,母亲执意要找个男人托付,她害怕再次倒下没人扶。

后来,母亲自作主张找了老周(化名)。他有两个孩子,为人老实忠厚。听母亲说,老周对她不错,我们做儿女的也就放心了。那几年,我经历了结婚、怀孕、生孩子、养孩子的事,也无暇顾及太多。

去年,妹妹终于结束单身,找到一个心仪的男人。母亲和老周准备给妹妹办个订婚宴。那天,老周骑着摩托车带着母亲出门,正准备去跟厨师谈婚宴的事。因为他中午喝了一点酒,闯黄灯,左转弯,与一辆出租车相撞……

一切全变了。

母亲脑外伤,老周双腿骨折,两个人顿时奄奄一息。

当我赶到医院时,眼前的一幕把我吓得直哆嗦。我根本认不出来那个满身的血、被剃光了头发的人是我母亲。

我和妹妹请假两个月,去医院照顾母亲,终于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这次住院,母亲和老周两个人,总共花了40多万元,后期费用更是望不到头,而赔偿费只有可怜的一万五,因为老周在这次事故中负全责。

母亲出院了,需要人照料生活起居。我们都要上班,只好请了保姆。没想到,母亲的后遗症很厉害,每天都和保姆吵架。一会儿闹着要跳楼,一会儿要爬墙,一会儿说我们把她关起来,一会儿说保姆对她不好……

我这才意识到,母亲的后期康复是一座更难攀登的大山。

因为母亲的这次车祸,很多事情也浮出了水面。父亲的公司,已经是舅舅的了,我和妹妹不知情,也什么都没份。

对生活的种种磨难,感到心力交瘁的时候,我常常想起20年前,那时候,父亲身强力壮,下班回家,他在院子里跟我和妹妹一起做游戏,左躲右闪,逗得我跟妹妹开怀大笑。

那样的时光,一去不复返了。

## 有惊无险

18岁那年,我念高三,正是冲刺的关键阶段。那时,我是副班长,考试成绩一直是全班前三名。老师们都认为我能考上重点大学,我也一直为此目标努力着。

我父亲是开公司的,母亲是他的得力助手,家里还有个妹妹,比我小三岁,一家四口生活富裕和顺,让人艳羡。

高考前一个月的时候,有一天,放学回家,发现院子里围坐着许多亲戚,他们小声议论着什么事情。母亲坐在中间,眼睛红肿着,像是刚哭过。

我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母亲抬起头,艰难地对我说,父亲检查身体时,发现得了肺癌,全家都在商量该怎么办。

我的心一下子坠入谷底,再也也没心思复习。那年高考,我落榜了。

母亲带着父亲去上海治疗。我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住了几个月,一边还要服侍生病时脾气暴躁的父亲。家里只剩下我和妹妹,我带着她,吃了很久的方便面,一边准备着高复。然而,因为种种原因,那年还是没发挥好,只考上一个自费中专。

那两个夏天,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。所幸,父亲回来了,手术很成功,肿瘤不见了。我还想再高复一年,我不甘心就这样沉沦。

父亲摆摆手说,算了,去读中专吧。一个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的人,对纷繁的世事大概都已经看得很淡了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 “历史文化名城”系列

## 美丽宁波 幸福家园

唐风的梅梁烟柳,  
宋韵的建构宝殿,  
明清时代的黛瓦粉墙,  
乡蕴伴时光流逝……

那如诗带静美地环绕的  
是余姚江、奉化江、甬江,  
那昂扬着峻拔雄气的  
是四明奇山。

那么多的桥,和岛,  
那么缤纷的花轿,  
流连忘返,顾盼天涯,  
——像我这般的浪子游子,  
浪游东钱湖后竟然魂牵梦萦如青春重现;  
是的,是的,

真怕你湖心里的清溪,  
看透我的凄恋……

宁波指墨画院 陈文虎 / 绘

王存政 / 诗

东南商报社